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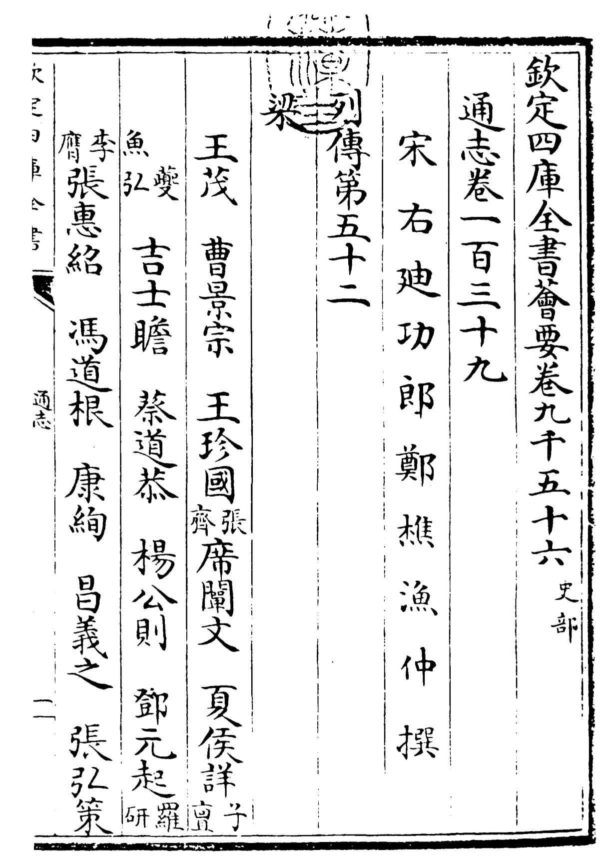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 撰

列傳第五十二

梁

王茂 曹景宗 王珍國 張齊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魚弘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弘策

庾域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子法才

子緬　纘綰　法藏法　藏子子雲

王茂字休遠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封上黄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沉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

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祕書郎歷參軍校尉累年不調茂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邉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武帝一見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䂊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

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赤心遂得盡力義師起茂與張弘策勸帝迎和帝不從武帝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從武帝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軍王珍國盛陳兵於朱雀門衆號二十萬遣使度航請戰及戰茂與曹景宗等不利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纆矟翼茂而進

遂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是役也茂勲第一亦欣慶之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

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制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軍退乃班師遷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帝嘗宥之而不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茂

辭京尹改領中衛將軍茂性寛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
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中衣冠儼然僕妾莫見其
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
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
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
處被服同於儒者視事三年薨于州年六十武帝甚悼
惜之贈侍中太尉加班劒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初茂以元勲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

墮心甚惡之既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斷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賜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為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昴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至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於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

馬足鹿應弦輙斃以此為樂年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遭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輙放卷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齊建武二年魏攻壽春赭陽景宗為偏

將以衝堅陷陣功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軍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武帝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為竟陵太守及武帝起兵景宗亦聚衆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

帝位然後出師為萬全之計武帝不從以景宗為前鋒軍及漢口命景宗與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月郢城降復率衆前驅取建康路次江寧東昏遣將軍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景宗始至營柵未立居士望而輕之因鼓譟前薄景宗被甲馳戰短兵纔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譟而前徑至皂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虜奪子女景

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人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闗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

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勅而進過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豈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很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

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軍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藳輙為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遣抄畧輙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

遼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而奔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于京師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

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將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將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

啓求賦詩帝曰御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巳醉求作不巳詔令約賦韻時韻巳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巳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增封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所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

帝以此嘉之景宗妓妾至數百人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黙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輙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發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鹿數肋而射之渇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轉動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

景宗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丐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輕剽因弄人婦女奪人財物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武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事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

壻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詔景宗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鎰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歴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王珍國字德重沛郡相人也父廣之齊鎮軍將軍自有傳珍國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珍國乃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勑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内史討捕賊盗境内肅清罷任還都

路經江州刺史郴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嘆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蜂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嘆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

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武帝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内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武帝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朕昔金何在珍國曰黄金

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滆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畧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若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

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馬攺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桓歴生歴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兖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宫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

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
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監四年魏將
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
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没于魏乃於益州西
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
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
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
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

用人無困乏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頴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頴胄同焉仍

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
稱尊號爲衛尉卿頴胄暴卒州府騷擾闔文以和帝幼
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
憺總州事故頼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縣
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
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毁三
年廬于墓側常有三足雀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

閼刺史殷琰名為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思效節若社稷有奉便歸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若謂不然詳願充一介琰許之詳出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内愚迷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施宏曠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皆相率而降矣勔許之即日琰及衆俱出降一州以全後為新汲令政有異

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中從事史
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
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
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
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為荆州詳遷西
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武帝起兵與南康王長史蕭頴胄
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
之許今許之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

子夔及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頴冑多決於詳及帝圍郢城未下頴冑遣衛尉席闡文如武帝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若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懐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欲所言者難以紙宣輙口布於席衛尉特願垂採武帝加納焉頃之頴冑卒時武帝弟始興王憺留

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尋授荆州刺史詳固讓于憺和帝詔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又固讓不受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特進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輙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者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

志六年徵為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四上為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京師為東昏聽政主帥及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武帝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人往都下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康城平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武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
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
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
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
舉北伐帝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師譙州刺史湛僧智及
明紹世魚弘張澄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克而邃卒乃加
亶使持節以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距
頻戰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

戍壽陽城將没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宣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宣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

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寛厚有器度獵涉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遠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亶歷六郡三州不治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素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

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子誼
襲封豐城縣公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信武將
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
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
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
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慶
和遂請降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軍旗鼓衆莫敢妄動

凡降男女四萬口收粟六十萬石元顯伯聞之夜遁追禽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及魏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遷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得頁侯前兄後弟

布政優優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縠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賔客恒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被魏囚復為侯景長史景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畧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施王阮

並有國色淵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譖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民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絶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

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以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覔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斅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怨怨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都及武帝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遠武陵太守蕭瓌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

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荆府城局叅軍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為直閤將軍歴位梁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禄也吾當居十一禄乎自其仕進所涖已九及除二郡

心甚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
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絶良久乃蘇不
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
少寛厚有大量仕齊累有戰功遷西中郎南康王中兵
參軍加輔國將軍武帝起兵南康王長史蕭頴冑以道
恭舊將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
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為西

討都督諸軍事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遷司州刺史
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
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嵗魏軍攻之晝夜
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輙於壍
内列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
壍水道恭復載土抵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
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
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

於城内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滅寇令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

内糧盡城乃陷詔贈鎮西將軍并尋購其喪櫬八年魏人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乃得歸葬于襄陽子澹嗣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父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栢年版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

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
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
謀洩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元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
詔褒美之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
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領襄陽太守
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
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和帝為荆州刺史公則為
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頴胄協同武帝起兵以公則為

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留師南討寶積懼釋甲以俟命焉公則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武帝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帝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宗室之貴亦隷焉郢城平武帝命諸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

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漢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戰輙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城内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蕃初公則東

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公則為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則四年徵為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賫送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

友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若以馬革裹屍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人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公則即斬石榮等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時年六十一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

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驃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歴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旅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齊世以軍功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赴援蠻帥田孔明附于魏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鋭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武帝起兵

蕭頴胄以書招之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正當受戮昬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帝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郢和帝即位授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中興元年七月郢州降以本號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

王茂曹景宗等合兵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平遷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武帝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日久軍糧乏絶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

始附於我覬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元起乃圍城柵其三面而塹焉益州兵亂日久人廢耕農内外苦饑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武帝使赦其罪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武帝論平蜀功復進元起號平西將軍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將

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黠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相率為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焉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庾黠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遂疏黠婁光濟而政迹稍減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是時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允孔

陵攻東西晉壽並遣使告急衆勸元起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其言武帝尋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之復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怒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元起於獄中自縊而死其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

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

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逼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二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説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鄱陽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

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别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
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公允有才辯
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謂曰今
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當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李
膺事桓靈之主今李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
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别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欲版元起為從事别駕庾蓽
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内甚懼及

城平元起先遣人迎華語人曰庚別駕若為亂兵所殺
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
門造之乞米元起問曰今日有稻幾何對曰二千斛元
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
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中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
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
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
遇蹇因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

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及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四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

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中卒諡曰忠子登嗣累有
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衛尉
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
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
里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
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所
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

獲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等爭之師入汋均口道根説顯達曰汋均水急不如悉船於酇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汋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共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武帝隷於王茂常為前鋒陷陣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武帝即位以為驍

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等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大破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賊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豫寧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内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讙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之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静為下所懷在朝

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治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其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假節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者唯餘一死耳今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少時遇疾乞還朝廷

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以疾卒於官是日輿駕
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
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
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
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
有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駕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
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漢初置都

護府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為居人其後即以康為氏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治于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倜儻有志氣齊武帝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為西曹書佐永明二年除奉朝請後再遷為華

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永元二年武帝兵起絢舉郡以應之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入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貫顯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勑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否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

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并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必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戸取五丁以築之假絈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輙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

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混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拒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

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寸夾之以堤并植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寛緩堰得不壊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

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壠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既徵還豹子不修堰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寛

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繿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昌義之歴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武帝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版為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將軍攻魏梁城戍尅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没馬頭等城城内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修鍾離城勑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之衆纔三千義之督率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

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寛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

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常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為之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後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時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常隨帝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帝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乎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漢北有

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軍必動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䇿曰敬則張兩赤眼安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耳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帝今久疾外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大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兹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者興弘䇿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武帝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䇿起曰今夜之

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武帝曰舅欲斆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齊明帝命武帝將兵為援且授以密旨仍代曹虎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武帝曰夜中言當驗武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武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制以武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武帝覩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長沙宣武王懿罷益州還仍為西中郎長史行

郢州事武帝使弘策到郢陳大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
諸王爭權遂内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
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權且嗣主在宫
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
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
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猜狹徒取禍
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
覆餗跂足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材非

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而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頴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武帝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惟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

將軍庾域又同即日上道遂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武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中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杖得入南

北掖門至夜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廏遇賊見害時年四十七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閤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臠肉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給弘策宅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蠟二百斤贈車騎將軍諡曰愍侯弘策為人寛厚通率篤

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賔客接之如布衣禄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當為海内令名也齊永元末武帝師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顔色天監元年弘策遇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帝疑其年少未閑

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没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

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累遷
豫章内史緬為政任恩不設鉤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
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
與外國使鬬左降黄門郎兼領先職俄復舊任居憲司
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
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二年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
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紀
四十卷晉書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

傳嗣緬弟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繼從伯弘籍弘籍
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帝第四女富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
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
之常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
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
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
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内書籍帝執四部

書目曰君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
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
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詣纘與錫纘時年二
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史兼侍中
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
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
纘相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
守居郡省煩苛務在清靜吏民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

部尚書纘居選後門寒素有一介之善者皆見引抜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甞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謐聿亦殿下之衡定也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弱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弱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學術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

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軍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賔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肱股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能有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着綬時並施行改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屬吳規曰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

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纉一杯酒殺吴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使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戸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賔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頴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戸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

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纉素輕少王州府侯迎及資待
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纉仍檢括州府
付度事留纉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理裝當下援荆
州刺史湘東王繹與纉素有舊纉將因之以斃譽兄弟
時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慥至
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
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還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
府方還纉乃貽湘東王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

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詧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集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

等於西山聚衆纘服婦人衣乗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追討纘以為赴期大喜及至竝禽之纘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敗退行至建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懐夫人之

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捷還齋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糟鹽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第四弟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武帝遣綰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

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廂時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城人劉敬宫挾妖道遂聚黨破郡縣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

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糺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城西
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
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侯景陷宫城綰
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授尚書右僕射江陵陷朝士皆俘
入闗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
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宫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静有名郷曲文帝為郢州
辟為主簿嘆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

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南中郎記室懐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任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版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武帝起兵遣使以書招域西臺建

以為寧朔將軍領行選從武帝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謳夬曰黄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武帝黄鉞蕭頴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戕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同即命衆軍便下域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為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遣騎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

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軍退詔
增封進爵為伯于時兵後大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輙
開倉為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
太守卒于官子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
不釋巻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
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
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
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輙嘔血父戒

以減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呌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見如馬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呌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

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
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
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若有人
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拘攣待人而起
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
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
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
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理難全濟豈可貪官陳

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既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

京師謝遣賔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用幸自有餘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日義無二心帝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遥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為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武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至州紹叔知之密以白武帝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

是見取良會也賔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覩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别東昏續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帝亦先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帝後即位作五字詩具及之帝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驃騎將軍從帝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謂曰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

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失父家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禄賜所得及四方餽遺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纎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

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
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戸口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
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
既而義陽為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征虜將
軍司州刺史紹叔至州創立城隍修治兵器廣田積穀
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
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為左衛將軍
司豫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

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以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賜東園祕器衣一襲朝服一具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即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賤童兒時從師受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事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

七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憚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文帝遷領軍補主簿袄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以此益知之雍州王奐反勅遣僧珍隷將軍曹虎西討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僧珍甚異之因屏人呼上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於我努力為之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率

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為梁州刺史
被魏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間諜不通武帝欲遣
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行僧珍固請充使因即日
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帝
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
事僧珍揣非久安竟弗往時武帝已臨雍州僧珍固求
西歸得補邛令及至帝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
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

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竹木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帝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竹木裝為樓艦葺之以茅並皆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賦二張爭者乃息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郢州平帝進軍以僧珍為前鋒大軍次江寧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

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立壘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壍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壍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建康城平帝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宫與張弘策封檢府庫武帝受禪以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

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
書省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
求拜墓帝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
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
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
刺史坐非吕僧珍牀及至别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
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
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

歸慾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豈可徙之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恩遇隆密時莫與為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

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從帝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嘗病熱發黃時心謂必不濟矣主上見語云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常侍鼓吹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申備辦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僧珍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臣謹按姚思廉之史謂呂僧珍為宋文帝門下書佐文帝為豫州以僧珍為典籤帶蒙令及文帝為丹陽尹又令僧珍為督郵僧珍以天監十年卒李延壽之史亦如此云而以宋文帝為梁文帝蓋誤也按宋史文帝永初中為荊州刺史未甞為豫州據自宋初至天監十年凡九十餘年矣又姚史云僧珍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帝如此則僧珍當時是一百幾二十歲矣而云年五十八史家訛

謬頗多舉僧珍傳可以知其他不必盡信也今無所

考據但從其舊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世

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

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

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善

之齊豫章王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

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山川險易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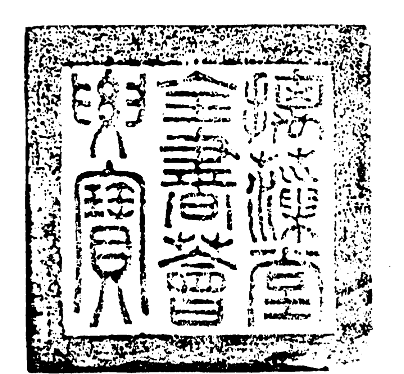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譪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譪閉閤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引見譪問以西事譪占對詳敏帝悦焉用為荆州治中從事勅付以修復府州事譪還州繕治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之為壯觀自晉王恱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豫章王嶷薨譪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

為西中郎以詢為諮議參軍武帝起兵蕭頴胄引詢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畧梁臺建遷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船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於詢焉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詢發江陵無故於船中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詢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詢曰昔晉武庫失火張華以為積油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

物弘怨二年出為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蒻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蒻蒻覺誅之尋卒於官蒻姊適徵士同郡劉訏亦明識有禮訓蒻為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秩祿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為百城表

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法才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栖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元帝承制除光祿卿死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于馬蹄之下

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倪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